

論衡

冊二

論衡卷第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

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

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
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
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尙爲近未足以言之
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
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
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
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
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
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
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
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
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

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
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
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
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
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
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
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
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
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
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
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
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
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

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
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
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
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
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
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雒祖己以爲
遠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較不同且從
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履野鳥
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
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
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
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也
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不吉也朱草蓂

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
 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莢善
 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
 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
 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
 士則驢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
 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
 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
 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
 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
 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
 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
 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

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
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
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
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
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
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
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
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
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
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
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
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
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

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
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
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
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虵遶左輪
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
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
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
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
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
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
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夫虵
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
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劒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

或時虵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蜺蜺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尙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

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

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

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
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
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
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
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
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
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
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
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
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
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

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
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
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
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
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
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
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
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尙未可
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
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
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

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
郵亭爲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
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
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
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
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
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
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
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
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
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
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
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

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
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筭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
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
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筭撞鍾筭擊
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
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
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
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
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
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
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
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
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

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